

中华根文化·中学生读本

黄荣华◎主编

成于乐

《乐记》《声无哀乐论》选读

黄荣华 尹胜娟◎编选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中华根文化·中学生读本



黄荣华◎主编

成于乐

《乐记》《声无哀乐论》选读

黄荣华 尹胜娟◎编选

Cheng Yu Yue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于乐:《乐记》《声无哀乐论》选读 / 黄荣华主编.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444-7561-7

I. ①成... II. ①黄... III. ①音乐学—中国—古代②音乐美学—中国—三国时代③《乐记》—青少年读物④《声无哀乐论》—青少年读物 IV. ①J609.22②J60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7021号

责任编辑 李红叶 叶碧芬
封面设计 金一哲

成于乐

——《乐记》《声无哀乐论》选读

黄荣华 主编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 海 教 育 出 版 社 官 网 www.seph.com.cn 易文网 www.ewen.co
地 址	上海市永福路 123 号
邮 编	200031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张 7.5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7561-7/G·6225
定 价	19.8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人之需 (代总序)

一直想给中学生朋友编一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读本。

作为中学语文教师,我们有自己的理由——

中华古代文化浩如烟海,书市上古代文化方面的图书也不计其数,但专门面向现代中学生的普通读本却很难找到,更不要说那种切合中学生阅读心理、精心选材、精心作注、精心释义的系列丛书了。

而从一名中学语文教师的角度看,当今中国语文教育最缺失的一块又恰恰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敬重、理解与传承。

众所周知,教育本来是指向学生的全面发展的,但因为“高考列车”越跑越快所产生的巨大无比的力量,语文已沦为应试的工具。

在这样的教育中,对文化的漠视已成为语文教育的一个并不为多数人清醒意识到的“传统”;丢弃传统文化,甚至鄙薄传统文化,也已成为语文教育的一个并不为多数人清醒意识到的“传统”。

在这样的教育中,现代语文教育的本质意义——作为培育“民族文化之根”的意义,作为培育“效忠于”“皈依于”中华民族的现代公民的意义,已基本丧失。

而中华民族在现代前行的艰难身影又告诉我们：我们的教育，我们的语文教育，必须敬重、理解、传承中华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载体，其两大支柱是儒与道。而作为现世人生精神支柱的文化，又主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又以孔子为核心，孔子文化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何为“爱人”？孔子“一以贯之”的是“忠”“恕”二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自己不想要的不强加给别人，自己想要的也要让别人拥有。这样，人与人就会友爱，社会就会和谐，人类就会幸福。而支撑这一社会理想的核心思想是：人与人的平等性。

从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看，由于受列强的侵略，我们民族怀疑甚至痛恨过我们的传统文化，认为那是我们落后挨打之源。所以，我们曾经把传统文化作为落水狗一般痛打。但从我们逐步摆脱“挨打”“挨饿”之后“挨骂”的现实看，我们现在最缺失的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忠”“恕”二字。不“忠”就不“诚”，不“诚”就无“信”；不“恕”就不“容”，不“容”就无“爱”。当今社会的许多问题之源，正在于无“信”无“爱”。

要化解民族前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与矛盾，当然要从政治、经济、科学、军事、艺术、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去思考，但在教育过程中，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敬重、理解、传承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应当成为我们思考的重要内容。当我们通过教育，通过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的教化体系，能将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代民族意识融为一体，内化为崭新的民族精神，并使其上升为民族得以昂然立身的中华现代文明，那我们民族就真正完成了由古代到现代的转型，

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一个崭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我们的人民就会成为“具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当代著名教育家于漪老师语)。

有了这样的愿望,就总希望能为实现这样的愿望尽微薄之力,所以我们带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敬意,乐意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中学生朋友推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同时,作为语文教师,我们还感到,要真正理解语言、掌握语言,就必须理解文化,特别要理解传统文化。

语言研究表明:语言的理解与运用,归根结底是与某个社会群体的认知方式、道德规范、文化传承、价值标准、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等特定的文化因素相关联的;语言运用要得体,既要遵循语法规则,更要遵循文化规则。由于汉语的组织特点是“文便是道”“以意役法”,即意义控制形式,“意在笔(言)先”,所以文化规则在汉语的组织运用中更有着突出的意义。又由于汉语是由汉字联属而成,而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更是世界几千年间唯一没有中断其历史的文字;每个走过几千年的汉字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沉淀,可谓一个汉字就是一个广博精深的文化单元,就是一个意趣醇厚的审美单元(鲁迅先生曾在《汉文学史纲要·自文字至文章》中指出,汉字有“三美”:“意美以感心”,“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因此,要让孩子们准确地把握经典文本表达的意义,恰当地表述自己的观点,得体而有效地与人交际,就要引导他们了解、掌握语言背后蕴含的丰富的文化信息。

现在只有无知者才不会承认,中华文明体是一个坚实、深刻、厚重、博大的文化体系。这个文化体系已将自己的精神文化贯彻到了人们可见、可知甚至可感的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渗透在人们的气血经脉、意识与潜意识之中,正所谓

“致广大而尽精微”(《中庸》)。在这个“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文化体系中,天、地、人的分工和边界及其协调与平衡,都有着清晰、真切、生动的表达;在这个体系中,中华民族已建立起了自己独一无二的生活方式——在天与地之间,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一个大写的人。由此,中华民族也就有着有别于其他一切民族的独特文化——天地之间的人文化,而不是天界中的神文化,不是地界中的鬼文化。尽管我们的文化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神鬼,但总体而言它是“敬鬼神而远之”的。由此,我们也就会真正明白,为什么诸子百家中的任何一家最终都将自己的精神内核指向了人,为什么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主体选择了“儒”——人之需! 如果不了解、不理解这样的文化,就不能真正读懂我们的文化原典,就不能真正听懂古今经典之作的汉语述说,就很难得体地用好已走过了几千年的民族语言。

基于上述两大理由,我们编著了这套《中华根文化·中学生读本》。

“根文化”就是“文化之根”。它表明这套读本关注的是中华文化最根本的部分。这又有两层意思:一是读本的内容选择上,关注代表根文化的内容;二是在注解、翻译、释义上,关注所选内容最本原的意义,基本不做现代阐释。

作为“中学生读本”,我们尽可能使其适合中学生的文化心理。每个选本均按主题组织若干单元,并写有单元导语;用浅近的白话注解、今译、释义,力求简洁明了。

《中华根文化·中学生读本》第一辑 15 种,主要选编先秦时期的经典,包括《兴于诗——〈诗经〉选读》《立于礼——“三礼”选读》《成于乐——〈乐记〉〈声无哀乐论〉选读》《仁者之言——〈论语〉选读》《义者之言——〈孟子〉选读》《君子之言——〈荀子〉选读》《智者之言——〈老子〉选读》《达者之

言——〈庄子〉选读》《爱者之言——〈墨子〉选读》《法者之言——〈韩非子〉选读》《忠者之言——〈楚辞〉选读》《谋者之言——〈孙子〉选读》《春秋大义——〈春秋〉三传选读》《诸侯美政——〈国语〉选读》《战国争雄——〈战国策〉选读》。



黄荣华



前言

中国古代音乐理论是如此丰富，如此深刻；中国古人对音乐的认识、理解、运用，许多方面是今人不可比拟的。本书只结合《乐记》与《声无哀乐论》述及中国古代儒家乐理的大致。

《乐记》是西汉戴圣编《礼记》中的第十九篇，其原作者说法不一，一说是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一说是汉武帝时杂家公孙尼子。现在一般认为是战国至秦汉间儒家所作。

《乐记》诞生之前，儒家对“乐”就极其重视。《庄子·天运》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后人或认为《乐》本有经，因秦焚书而亡佚；或认为《乐》本无经，如清人邵懿辰在《礼经通论》中说：“乐之原在《诗》三百篇之中，乐之用在《礼》十七篇之中。”“乐经”是否存在，现在不得而知，但孔子治“乐”那是真的。《论语·子罕篇第九》记载，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孔子正乐，立儒家乐理之宗。孔子的乐理主要有如下两点：

一是指向乐的内容与形式——“无邪”，即纯正。“《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篇第二》）“《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篇第三》）“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论语·八佾篇第三》)“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篇第十七》)《论语》中这几句是孔子乐理的核心,或者说是他正乐的总纲。孔子正是根据这样的标准,遴选出了三百零五篇诗定为《诗》。

何谓“无邪”?何谓“淫”?何谓“尽善尽美”?何谓“乱雅乐”?

这里最关键的词是“淫”,理解了“淫”,其他就不难理解了。“淫”即过量,过度,无节制,放纵。“郑声”“淫”在何处?据《乐记·魏文侯篇》子夏说:“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及优侏儒,获杂子女,不知父子。”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表演进退不整,音调邪乱放纵,使人沉溺而不能自止,还喜欢让侏儒做倡优,表演的人像猕猴杂处一样混乱,男女不分,父子不分。这样的乐,表演的内容失礼,形式失范,音调失和,道具(用侏儒)失仁,作用失信(使人沉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狂野而充分表达个性,以求得情感与感官的极度快适。很显然,这样的乐不符合儒家“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篇第六》)的审美理想,不符合儒家“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篇第一》)的伦理理想,不符合儒家“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篇第二十》)的人格理想。所以,这样的乐被孔子认为“淫”就很自然。但这样的乐因为有表现力,有感染力,能使人沉醉而不能自省、自警,以至于最终不能自拔,自然就会对以“和正以广”(《乐记·魏文侯篇》)为主要特征的“雅乐”构成极大的威胁,所以朱熹在为《论语》中“恶郑声之乱雅乐”这句话作注时说:“雅音淡,郑声淫,郑与雅并奏,决然是压过雅,故曰乱雅乐。”(《四书集注》)《乐记·魏文侯篇》中魏文侯说:“吾

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我穿上礼服戴上礼帽，恭敬地听古乐，就唯恐自己打瞌睡；听郑、卫等国的音乐，却一点也不感到疲倦。这正是“郑声之乱雅乐”的“铁证”。

与“郑声”相反，经过孔子筛选而留下的三百零五篇诗，自然就“无邪”而“不淫”了；像《关雎》这样“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既表达欢乐又不沉迷于欢乐，既表达忧伤又不被忧伤所困）的篇章，自然就被孔子视为典范之作；像《韶》这样的古乐，“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叹”（庙堂用的瑟，用朱红色的丝弦，下面有两个通气孔，演奏时发出舒缓的音调，诵诗时一人领唱数人应和），“简易”和“平淡”中有着丰富而深厚的意蕴——内容护礼，形式用朴，音调守静，道具（朱弦而疏越之瑟）辅仁，作用育信——有助于“中庸”“至德”之审美理想的实现，有助于“和为贵”之社会伦理的培育，有助于“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之伦理人格的成长，自然就被孔子赞颂为“尽善尽美”了。

孔子乐理的另一指向乐的功用——使人最终成长为人。《论语·泰伯篇第八》中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作为教育家的孔子，对人的成长极其重视。《论语》中孔子的许多话都是谈怎样修身养性成人的，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一句，则可看作这些话的总纲。孔子希望一个人的成长从读“诗”开始，从“诗”中感兴，从“诗”中感悟，从“诗”中获得人成长的种种养料，因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篇第十七》）。然后，用“礼”来规范人的行为，将从“诗”中获得的“感兴”“感悟”纳入“礼”的正途，使人既有人的性情，又不至于陷入“个人主义”；同时，用“乐”来感化，使人最终从心底皈依于儒家的社会理想，具有“仁”

“义”“礼”“智”“信”这样的伦理人格美。很显然，孔子的这种育人理想中，“乐”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没有“乐”的教育，是不能真正使人“成”人的教育。如果说“诗”教是激发感性的教育，“礼”教是引导理性的教育，那么“乐”教就是诱导自觉的教育。没有感性，人不具性情；没有理性，人不明事理；没有自觉，人不得自由。“诗”教与“礼”教的结合，使人发乎情止乎礼仪；“乐”教则使人将“礼”的外在束缚转化为内在自律，最终实现个人性情与社会伦理的协调一致，进入无为而无不为的最高人生境界——自由。

孔子的乐理，只是零散地记录在《论语》中。现存较早的较为系统地论述“乐”的文字是荀子的《乐论》。《乐论》针对墨子的《非乐》而发，阐述了乐的作用与特征。荀子的《乐论》在阐述“乐”的作用时基本沿着孔子的乐理思想展开，但是更加强调“乐”的社会伦理意义。他说：“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在荀子这里，尽管也承认“乐”是“人情之所必不免”，但“乐”成了“中和”的总纲，与“礼”一起成了“管乎人心”的重要手段，成了君王使“天下之大齐”的重要工具。至此，“乐”更多地被儒家引向了治理天下的政治工具这一方面。

儒家最系统地阐述乐理的文字是荀子之后的《乐记》。《乐记》原有二十三篇和二十四篇两种传本，其中十一篇先后收入《礼记》（列第十九篇）和《史记·乐书》，保存至今。《乐记》十一篇，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包括抄录荀子的《乐论》700多字），非常明确地提出了下列重要观点：

心物感应——音乐是人心感物而生。所以《乐本篇》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治世之音安

以乐，其正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正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天地之和——音乐是人心感应到天地间万物和谐相处而创制的。所以《乐论篇》说：“乐者，天地之和也。”

大乐必易——完美的乐一定平易。所以《乐论篇》说：“大乐必易，大礼必简。”

乐以治心——乐可修炼品性。所以《乐化篇》说：“致乐以治心，则易、直、子、谅之心油然而生矣。易、直、子、谅之心生则乐，乐则安，安则久，久则天，天则神。天则不言而信，神则不怒而威。”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体察乐来修炼品性，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就会随之产生。产生了平易、正直、慈爱、诚信的心就会快乐，快乐就会身心安宁，身心安宁就会长寿，长寿就会进入广阔无边的天的境界，进入广阔无边的天的境界就会进入无所不通的神的境界。如果能进入广阔无边的天的境界，虽不说话却能获得人们的信任；如果进入无所不通的神的境界，虽不愠怒却有威严。

乐善民心——乐可使民心向善。所以《乐象篇》说：“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

乐通伦理——乐表现社会伦理。所以《乐言篇》说：“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

移风易俗——乐可以改变社会风气。所以《乐象篇》说：“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易。”

这些观点体现了儒家“天人合一”“中和”“成德”等重要思想，对后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乐记》的贡献还有许多，如确定了“乐”的概念（《乐本篇》说“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清理了“音”与“心”“物”的关系（《乐本篇》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揭示了“声歌各

有宜”的真理(《师乙篇》说“夫歌者,直己而陈德也”)……当然,《乐记》也有许多地方是需要批判分析的。

首先,《乐记》顺着荀子《乐论》的方向,将“乐”更加明确而全面地改造成了儒家治理天下的政治工具,几乎将“乐”变成了政治的附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乐本篇》)“礼节民心,乐和民性,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乐本篇》)“致礼乐之道,举而错之天下,无难矣。”(《乐化篇》)“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乐化篇》)像这一类的言论在《乐记》中比比皆是。其实,荀子的《乐论》将“乐”的功用定为“管乎人心”,使“天下之大齐”,就离孔子将“乐”的功用(“成于乐”)归为实现个人性情与社会伦理的协调一致,进入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的最高人生境界已有相当的距离了。而《乐记》又在荀子《乐论》的基础上大大向前迈了一步,所以《乐记》整体上关涉“乐”的本质特征的论述远少于关涉“乐”的社会伦理意义的论述,或者说是关涉“乐”的独特审美特征的论述远少于关涉“乐”具有的社会政治意义的论述。

其次,《乐记》重德轻艺、以“善”(内容)制“美”(形式)的倾向非常明显。孔子对郑卫之音的否定本身就有重“善”轻“美”的倾向。《乐记》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倾向,所以说“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乐情篇》)。所以,《乐记》绝大多数篇幅都在谈“乐”之“善”,或者说在谈怎样的“乐”是“善”的,却很少谈及“乐”之“美”。

再次,《乐记》有将“乐”神圣化、神异化、神秘化的倾向。“唯君子为能知乐。”(《乐本篇》)“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乐论篇》)“乐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乐论篇》)“乐之极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

《乐礼篇》“是故大人举礼乐，则天地将为昭焉。”（《乐情篇》），《乐记》中类似的说法还有不少。其实，孔子的乐理是很现实、很人性的，一点也不玄乎；荀子的乐理也是在天地之间，尽管更多地关涉“乐”的社会政治意义，但还是人性的。而《乐记》的人性越来越少，神性越来越浓。

当历史行进到魏晋时，文学家、音乐家嵇康对儒家的乐理表达了他的不满，写出了那篇照耀千古的《声无哀乐论》，对儒家乐理的主要观点进行驳难，阐述了自己独特的音乐观。

嵇康是魏晋名士，与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交游，世称“竹林七贤”。受老庄影响极深，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即以正名定分为主的封建礼教，主要内容为“三纲”“五常”），思想独立，有着人性的高度觉醒，又生性桀骜，有着“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的反抗精神。《世说新语·雅量篇》说他“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所以四十岁时为司马昭所杀。《与山巨源绝交书》是体现他反抗精神的名篇，《声无哀乐论》也可以看作他“越名教”的表现，看作他“任自然”的探求，看作他人性觉醒后对音乐独立性的追求，更可以看作他思想独立的旗帜。

《声无哀乐论》以主客驳难的方式展开，主要阐述“声无哀乐”的观点。

儒家认为音乐源于人心，作用于人心，所以说“‘治世之音安以乐，亡国之音哀以思。’夫治乱在政，而音声应之，故哀思之情表于金石，安乐之象形于管弦也。”嵇康不满于儒家将音乐政治化、神秘化甚至神异化，于是从他的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出发，提出了与儒家针锋相对的观点——“声无哀乐”。

嵇康认为，音乐是“天地合德”的自然存在，犹如气味自

然存在一样,不会因为人心中的哀乐而发生变化;音乐可以调节人内心的哀乐,但本身不具有哀乐的特征,就像玉帛可以用于礼教,但本身不是礼教一样;同一种音乐在不同的人心中会引起不同的情感,同一种情感可以用不同的音乐来表达,可见音乐无常,所以没有不变的哀乐。

为什么音乐又是“感人之最深者”?因为人的内心先有哀乐积蓄,而人又有表达哀乐的欲求,所以遇到某种与内心哀乐相契的音乐的拨动,哀乐之情就会自然地流露。

是什么样的音乐与人的内心相契呢?嵇康认为是“和”的音乐:“然声音和比,感人之最深者也。劳者歌其事,乐者舞其功。夫内有悲痛之心,则激哀切之言。言比成诗,声比成音。杂而咏之,聚而听之。心动于和声,情感于苦言。嗟叹未绝而泣涕流涟矣。夫哀心藏于内,遇和声而后发,和声无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因乎无象之和声而后发,其所觉悟,唯哀而已。”

也正因为“和”,所以音乐使人“和心足于内,和气见于外。故歌以叙志,舞以宣情;然后文以采章,照之以风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以太和。导其神气,养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与理相顺,气与声相应”。

那么嵇康的音乐观是否有理?他能否推翻儒家的音乐观?嵇康的音乐理论对人们认识音乐又有怎样的价值?本书节选了《声无哀乐论》中主客驳难的前几个回合,结合这些问题逐一做了分析,敬请读者关注。这里就不赘述了。

由于我们的浅陋,本书的错谬一定不少,敬请方家指教。

黄荣华

目录

第一单元 乐由心生

乐本篇 003

乐象篇 012

乐言篇 019

第二单元 中和之纪

乐化篇 027

乐施篇 033

乐论篇 037

乐礼篇 043

乐情篇 047